



●震撼人心的历史背景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有无数令国人钦佩和感动的事迹,但这部电视剧特意选取了周恩来从1938年底接受中央委派赴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到1946年5月,共8年时间的战斗生涯里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作出的卓越贡献,而这无疑是他人生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作为描写这段非常岁月的史诗性大戏,《周恩来在重庆》通过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联蒋抗日谈判,领导南方局、国统区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军队工作、统战工作及宣传文化教育等工作,充分展示了周恩来过人的智慧、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丰富的个人情感和人格魅力。表现了周恩来在政治斗争中的原则性、坚韧性和灵活性,以及对战友、青年、孩子们的关爱。着力刻画了周恩来鞠躬尽瘁,相忍为国的人格魅力。

由于全剧的时间跨度长,拍摄场景也是千变万化。该剧除小部分去四川、北京取景外,几乎全程在重庆拍摄,红岩村、曾家岩等历史遗迹都被列入外景。

《周恩来在重庆》近期播出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了更好地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由央视文艺中心影视部、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江北区委、重庆广播电视台集团总台联合出品的30集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将于近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值得关注的是,在电视剧《记忆之城》之后,《周恩来在重庆》将再次把重庆大轰炸搬上荧屏。为了展现出大轰炸的悲壮,剧组没有选择在主城搭景,为避免各种爆破、烟火等场面受到限制,所有相关镜头都在基地拍摄,专门搭建了几条有老重庆特色的街道用于拍摄轰炸场面,保证了大轰炸的震撼效果和真实性,而这段历史也将成为该剧最震撼人心的部分。

●主创人员阵容强大

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摄制阵容强大。导演由曾执导过《八路军》等热门影视剧的导演董亚春担纲,剧中周恩来由曾在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上海》、《长征》、《延安颂》、《西安事变》、《井冈山》等众多影视剧中成功塑造了周恩来形象的著名演员刘劲扮演。此外在剧中唐国强扮演毛泽东,而马晓伟则扮演蒋介石。三位特型演员都不是第一次合作了,而他们对领袖人物的刻画更是赢得了业内和观众一致的好评。尽管10年来已经多次塑造周恩来的形象,但刘劲每次谈到自己的角色都很激动。“关于周恩来的影视作品很多,但在重庆这一段历史无疑是影视作品的空白。在

这一段历史时期,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革命工作十分突出,这部戏能让周恩来的光辉事迹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但演出难度也高了不少,这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次。”为了更好地展现周恩来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领袖风采,刘劲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经常加班到凌晨。据了解,此次刘劲在剧中的表演可谓倾尽全力,激扬处感情澎湃,内敛处细腻感人,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

剧中的另一位主要角色蒋介石的饰演者马晓伟在剧中也突破了自己以往的表演风格和套路。谈到为塑造蒋介石付出的艰辛,马晓伟坦言:“我基本上都泡在资料室里研究他,从不同层面来了解历史中的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来重庆后,一位专家朋友送了一本《蒋介石日记》给他,“我随时都把日记带在身边,经常是读着日记入戏,后来我看了一些样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出来的效果绝对比《延安颂》上了几个档次。”而剧中的两位女性角色也是人们熟悉的面孔,其中邓颖超的扮演者是央视《夕阳红》主持人黄薇,而宋美龄的

扮演者则是青年演员于小慧。该剧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除了主演之外,有名有姓的各界名流就有170余人。

●尊重历史虚实结合

在剧本方面,《周恩来在重庆》请来了被誉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写作第一人”的剧作家王朝柱。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八路军》、《巨人的握手》、《周恩来在上海》、《张学良》、《洗星海》等影视作品的编剧,王朝柱先后多次荣获金鹰奖、飞天奖最佳编剧。他认为,对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应该掌握“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其手法是把以往绕在领袖人物形象身上固定模式的绳索解开,让他们“活”起来,但这个过程中容不得半点胡乱乱造。据王朝柱介绍,和以往表现周恩来的电影、电视不同,该剧将重点回归到周恩来这位伟人本身。

该片在拍摄完成后受到了业内专家的一致好评。一位长期从事研究周恩来的专家认为,建国以来,至今没有一部反映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情况的电视剧,而这部电视剧弥补了此项遗憾。这部电视剧所塑造出的周恩来的形象,将使普通民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感悟总理伟大的精神品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广大党员干部再次学习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的崇高境界。(王茂华)

《女人花》小花絮

碰撞出的名字

该剧《女人花》的剧名出炉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小说原著名为《徽州女人》,后改为《江山美人》,因重名再次放弃。一日,导演姚晓峰翻看剧本时偶然听到《女人花》一歌,顿觉歌曲在心中碰撞出一种莫名的感觉,“那句‘女人如花,花似梦’表达了剧中想表达的一切!”导演当即决定,把该剧命名为《女人花》,据悉原著出版时也会沿用该名。

头上撞出的大包

在不少演员的口中,秦海璐是个大忙人,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同时接拍其他戏,她一个月只能来剧组一两次,这样的劳顿奔波让本身瘦弱的秦海璐有点吃不消。她往往是白天拍戏,晚上在赶路的车上睡觉。一次补拍外景,秦海璐因为睡眠不足,昏昏沉沉地撞到了旁边的机器,身体失去平衡,向后仰去,幸好助手眼疾手快,一把护住,才让她避免撞到身后的护栏,而护栏后就是湍急的小河。不过这个小意外还是连累身旁的男演员受了伤,而秦海璐的头部也撞起了一个大包,还好是虚惊一场。

最幸福的摩卡

在拍摄期间,剧组来了位新朋友叫“摩卡”,



一直不离不弃地跟在主演刘涛身边,原来这是刘涛的爱犬。因为担心爱犬在家无人照料,她只好把摩卡带到了剧组。刘涛说,原本带狗纯属无奈之举,可没想到却一举两得,原来横店的气候好,剧组驻地也宽敞,对于摩卡来说相当于度假。“剧组生活其实挺枯燥的,也很孤单,这次有了它就不同了。摩卡是我从小带大的,晚上我睡觉它就会蹲到床边,朝着门口为我守夜。”(张维)

源自儿时的记忆

——访《女人花》编剧吴启泰

联系到《女人花》的编剧吴启泰的时候,60多岁的吴老师正处于紧张的创作中,人们所熟悉的《日落紫禁城》、《千年等一回》、《一帘幽梦》、《东厂喋血》等片子的原作都是出于吴老师之手。吴老创作剧本喜欢单打独斗,每天从下午开始写作四五个小时,创作的路数就是先写小说再改编为剧本,这样可以让剧本的故事更完整、人物也更丰满。“不过这样太辛苦了,我年纪也大了,以后可能会做些提纲,少写剧本了。”吴老说,《女人花》一剧单是创作原著前后就历时10个多月,而创作的初衷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童年的记忆

早就听闻,《女人花》的小说原著名为《徽州女人》,这也不难看出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在徽州,虽然在电视剧中被统一成安庆,制片方解释那是因为在民国时期的徽州是个地域上的统称,因怕现在的观众不明白,所以做了改动。提起选择徽州为故事发生地,吴启泰说自己从小在徽州长大,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别有一番感情,每当想起童年,他的脑海中就会想到那些高墙、深院和无尽的青石板路。“最开始时,是想写关于徽剧戏子的故事。”吴老说,后来改动是因为黄梅戏较之徽剧更上口。在《女人花》中,“女一号”是演员刘涛饰演的黄梅儿,但是在原著中她的名字是小桃红。“这样的改动也是为了和黄梅戏搭配。”吴老说自己算是出身书香门第,故事的线索都来自小时候的听闻。

●故地重游找感觉

原来,吴老的父亲和剧中的吴雨生一样,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母亲则出身一个商人家族,是位有着先进思想的女性,上过女子中学。“我从小时起,就从大人们口中听说了很多关于这种大家族的故事。”吴老为了找到当年记忆中的感觉,不惜从深圳奔赴童年的成长地,爬黄山、看老巷,重温当年的感觉。“为了写故事去故地重游,这还是第一次。”

看吴老的原著会发现,上面的故事只是集中在主人公黄梅儿身上,但是拍成了电视剧的《女人花》中却是姐妹三人,这其中的变化来自和制片方的碰撞,

黄梅儿不仅多了一个姐姐雪莲,而且家中的一个小丫鬟也成了她的妹妹,叫做巧菊。“从一个女孩改成了三个姐妹,整个故事热闹了,也丰富了。”

●让故事承载历史

不仅如此,电视剧《女人花》涉及了很多历史事件,比如袁世凯复辟,宋教仁被刺杀等,其中一些人物更有当年同盟会会员的影子,其实回忆看小说时的感觉,觉得吴老当时更多的定格在故事本身和人物命运上,涉及背景的笔墨并不多,以吴老的话说,作为一个“写故事的人”,他能做的就是将人物写好看,把故事写精彩,但是和制片方商量后做了一些改动,加入了一些背景的描述,把故事上升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和当时很多历史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也就把时代命运和家族命运联系起来,加大了‘国事’,用小人物反映历史大命运,使作品的分量更加重了。”而对于后期的导演创作,吴老表示自己有个习惯,那就是“小说是自己的,但影视作品是导演的,剧本交出去之后就不会干涉,绝对尊重导演”。虽然本着“撒手不管”的原则,吴老还是忍不住提前欣赏了片花,并大加赞赏:“画面非常精致漂亮,戏服主要是江南特色的丝绸刺绣,雪莲的房间和衣服上都设计了莲花的细节,黄梅儿常常与鹅黄色的梅花图案相伴。黄梅儿和男主角走在桃花灿烂的烟雨江南,场景非常考究。”吴老表示,在熟悉的土壤里创作,写出来的作品才会有感染力。(张维)



《女人花》相关链接—— 安庆黄梅戏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桐城县(现为桐城市)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桐城歌”或“黄梅歌”,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从清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

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经过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

青阳腔与徽调中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联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

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

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缘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

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

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等。解放以后,人们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慈母泪》、《三搜国王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等。

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分花腔和平词两大类。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多用“衬词”,如“呼舍”、“喂却”之类,有《夫妻观灯》、《蓝桥会》等;平词是正本戏最主要的唱腔,常用于大段叙述、抒情,听起来委婉悠扬。